

《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解析

黄清华 (阿坝州文物管理所)

摘要：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是清朝乾隆年间大、小金川之役后的又一史事纪念碑，现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原大金川土司勒乌围官寨旧址上，是乾隆金川之役的又一历史见证。

关键词：大小金川；乾隆；土司；御碑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2-0079-05

“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现保存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文管所。该碑原建于金川县勒乌乡大金川土司官寨旧址上，清朝乾隆年间第二次平定金川后，清王朝在此官寨旧址上建立了此史事纪念碑。清乾隆年间绥靖屯第四任屯员李心衡在《金川琐记》中写到：“勒乌围官寨四周多梨、枣、柑、栗……。后因用兵斫去，仅存荒山。奉敕建立御碑亭一座于其巅，下临大江，金碧辉煌，山川增色”^[1]。《绥靖屯志·卷三》载：“御碑亭在屯河东迤北勒乌围，即逆酋索诺木寨地，乾隆四十一年金川戡事奉文建，道光四年屯务李涵元详请重修”^[2]。该碑原建有重檐歇山式碑亭和石质龟趺碑座，文革中皆被毁坏，碑身被分割成三扇磨石。据当地老人承传：由于开凿磨石的石匠在凿磨齿时突然病逝，其他人皆认为此碑有神威，不得碰之，使该碑残段保存下来，大部份文字可以阅读。我在“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考介（《四川文物》2007年3期）一文中对乾隆金川之役有少许介绍，今就这段史实的又一历史依据——“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的形制、内容及其相关史实进行介绍和探索，以再次佐证这段历史的真实性，不当之处，敬请匡正。

一、御碑形制及碑文

“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虽已残断，但从当地老人的承传和现存残段分析可知，此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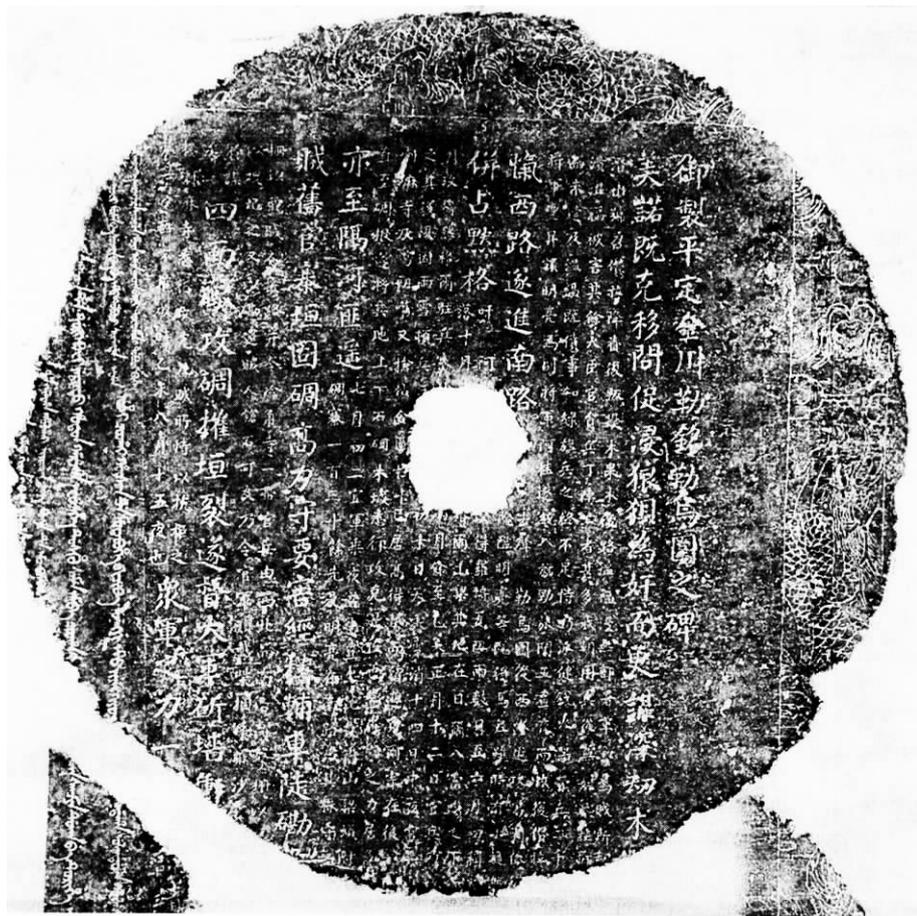
的建造风格和形制与“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噶喇依之碑”同出一辙，都是第二次金川战役后，清王朝为了彰显皇威，于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建立的。该碑也应为石质，穹隆形碑首，上为二龙戏珠浮雕图案，中为篆体“御制”二字，碑身正反两面四周边沿皆为阴线刻成的浅浮雕龙、祥云等图案。从残存的碑石来看，原长方形碑身高约3.20米，宽约1.60米，厚0.80米。该碑通高4.60米，正面用汉、满两种文字刻平定勒乌围战事史略。碑文汉文楷书竖刻，大字字径4厘米，字距1厘米，共计13列；小字（注解）字径2厘米，字距0.5厘米，全文1684字^[3]。背面刻蒙、藏两种文字，内容与正面相同。李心衡在《金川琐记》中载：“……碑文具清、汉、回（实为蒙古文，作者注）、番四种书，清字从后竖读至前，汉字从前竖读至后，回字从前横读至后，番字从后读至前，此其异致也”^[4]。《绥靖屯志·卷九（中）》载：“御碑亭……亭在勒乌围地……碑文字有清、汉、蒙古、西番四体”^[5]。原建的重檐歇山式碑亭和石质龟趺碑座已毁，原址上现仅存碑亭围墙。该碑是清朝乾隆年间大、小金川之役的又一历史见证。兹录碑文如下（内容摘自《金川琐记》，括号内为小字）：

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

美诺既克，移问促浸，狼狈为奸，而更谋深，劫木果木。（自壬辰冬攻克美诺，逆酋僧格桑窜去，索诺木匿而不献，于是移兵申讨促浸。

时温福为将军，由功噶尔拉进剿。阿桂为参赞大臣，由当噶尔拉进剿。温福旋攻据昔岭，遂驻木果木，师久不得进。温福绌于谋，以营中所有之兵筑卡布守，即耗兵力，且以分而见少。癸巳夏，贼酋窥其无能，乃逞狡谋，令贼目纠众，自美卧沟及大板昭潜出，号召赞拉降番复叛，扰木果木后路。温福漫无部署，军营为贼所劫。绿营怯兵，一时俱溃，温福被害。其余大臣、官员、兵丁阵亡者甚多。我朝用兵，从无如此挫折者，思之实堪切齿。其恨至今，将士何辜？弗雪冤沉。兵威大振，劲旅继至。师分两路，谷噶马尼。（去声。木果木之失，皆由营中无满洲兵为之表率，亦由温福等奏阻。故已派而未遣。及温福既僨事，知绿旗兵之终不足恃。乃派健锐火器营兵二千，吉林兵二千，索伦黑龙江兵二千，并派西安、荆州驻防满兵四千前往，以为之倡。又添派陕、甘、滇、黔、两湖精锐数万，合力大

举。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丰升额、明亮为副将军。阿桂遂统八旗劲旅，阅五昼夜而恢复赞拉全境，乃进攻促浸。甲午正月，阿桂自西路攻克谷噶丫口。占其山梁，入贼境百余里。明亮亦自南路攻克马尼，此为再进克捷之始，军声大振。）上下同心，摠忠敌忾，西路遂进，南路略泥。（去声。勒乌围从西路进攻，噶喇依由南路进攻。阿桂自攻得谷噶丫口，遂能扼要，所进据皆其险隘。明亮等既得马尼，虽时有小捷，然庚额特、马尔邦俱未易攻进，于是遂望西路之得手矣。）丫口深入，爰克罗博。（阿桂自丫口进兵，以罗博瓦为贼人紧要门户，因派兵五路，分将领率之，超越而登，遂将罗博瓦山峰及山冈碉卡尽行攻克。）喇穆喇穆，并占默格（叶。阿桂自三月间攻得罗博瓦，阻雨数月，至六月初稍晴，遂克其冈下之色溯普。又于六月下旬尽克喇穆喇穆山梁及日则丫口。七月中又克其该布达什诺大木



城，并焚烧格鲁瓦角寨落。十月中复占其默格尔山梁，其地在日尔巴当噶之下，荣噶尔博之上，向阅地图，指以咨询阿桂，而所筹适相合，既占此山梁，遂克密拉噶拉木大寨，并克获凯立叶各寨，我兵势益联络矣。获康萨尔、木思工噶（叶。阿桂自十月攻得默格尔，驻兵密拉噶拉木几两月余。至乙未正月十二日，官兵乃攻克康萨尔山梁。其险倍于他处，贼之守御亦更坚，而官军于三日内全得之。其后复因雨雪，顿兵三月，至四月初十日，天霁雪消。十四日中夜，官兵潜进，攻夺木思工噶，克丫口。阿桂自谓一日而收三年未竟之功，洵不妄也。逊克尔宗，其险难托。（逊克尔宗为勒乌围贼巢外险。自前岁四月间攻之，经年未克，阿桂自得木思工噶克丫口之后，于五月初攻克噶尔丹喇嘛寺及噶朗噶，又抢占舍图旺卡，已居高得势，而留逊克尔宗在后，究属非计，乃于五月十二派兵前往。时雾气四塞，官军乘势攀越崖砦，直至砦根，遂将其地上下石砦、木城悉行攻克。是役也，丰升额之力居多。因於其公号“果毅”，下增“继勇”二字，嘉其能，绍乃祖额宜都之绩也。）凡此数处，林立坚砦，层次攻剿，我师实劳。据昆色尔，乃近贼巢。北军亦至，隔河匪遥。（七月初二，官军乘夜潜进，直上昆色尔山梁，蚁附登砦，立时攻克。初四日夜，官军纵火焚贼寨，至拉枯喇嘛寺，飞腾而入。又得喇嘛科尔三寨，并攻克蕃则大海，竭三日三夜之力，占地纵横三四十里，焚其砦寨一百三十余。先是明亮在南路，以其株守无益，令移兵北路会剿甫至、宜喜，即得达尔图山梁。至是复由茹寨攻进，连克额尔替、石真噶等寨，尽得其上下沙尔尼之地，与阿桂军营仅一河之隔矣。）曰勒乌围，贼旧官寨。垣固砦高，力守要害。经楼辅车，陡砦画界。木卡石城，蚕簇鳞绘，拿栅周遭，援路截其。泅水拽桥，囊土济师。（勒乌围为贼旧巢，恃其砦高墙厚，守据甚力。且有转经楼相犄角。中间砦卡鳞次，又阻以高砦五层，殊不易攻。阿桂于勒乌围转经楼之中，拿栅以截贼人援路，并令冷角寺一带官兵，由西北而南沿河拿栅，以断其下水之路。又募楚兵善泅水者，系巨索于甲尔日礞桥柱，以拽圮之。又以砦边贼人枪石可及，乃令官军头戴柴

捆、手推沙囊，匍匐而行，至砦沿层积堆起，赶列三层木栅，以击砦下之贼。穴道旁出，轰以地雷，（叶）凡此百计，用尽无遗。（并于所掘地道中，用炮轰击砦下掘沟抗拒贼众。凡可以用力设法者，筹画备至，阿桂可谓善于谋矣）。四面炮攻，砦摧垣裂。遂督大军，破墙冲闩。游魂弗支，奔迸蹙蹙，功成一夕。中秋八月。（官军四面合围、炮轰枪击，并抛掷火弹。所遇砦卡，或拔栅斩关而入，或攀援踊跃而登。呼声四起。贼众披靡，歼戮殆尽。惟莎罗奔兄弟及贼目丹巴沃杂尔闻风先窜，究亦难逃天网。计亥、子、丑三时，将勒乌围官寨、转经楼、喇嘛寺悉行攻克，凡贼所恃以抗拒之处，一夕无不摧破。时乙未八月十五夜也。）众军之力，一帅之谋。靖彼贼穴，安我蜀陬，肫乎厥忠。卓乎厥猷。铭志鸿功，永示千秋。

二、碑文考释

1、地名勒铭：镌刻铭文。勒乌围：在今勒乌乡前锋村一组，原大金川土司官寨旧址，该地有一山梁弯曲伸延至金川江边，传说为“乌龙下江”。嘉绒语称“勒乌”，义为地势像裙子形。《绥靖屯志·卷八》载：“大金川土舍莎罗奔于康熙六十一年归诚，雍正元年始授安抚司，住落促浸勒乌围地……”^[6]。美诺：今小金县城美兴镇。促浸：嘉绒藏语地名，意为“大川”，此指大金川。木果木：嘉绒藏语，意为“右下边地方”，在今金川县卡撒乡布达村内。赞拉：嘉绒藏语地名，有“天子”或“凶神”之义，此指小金川。功噶尔拉：嘉绒藏语地名，即空卡山梁。当噶尔拉：现名四卡，是今金川县卡撒乡布达村与安宁乡之间山梁名。昔岭：嘉绒藏语地名，位于色尔岭山至空卡山顶的尾段。美卧沟：在今小金县抚边乡，与金川县万林乡接壤。大板昭：嘉绒藏语地名，意为“设置官员”，在今小金县两河乡大板村内。逊克尔宗：嘉绒藏语地名，意为“新建村寨”，在今金川县勒乌乡东风村。噶尔丹喇嘛寺：位于今金川县咯尔乡复兴村黄土砦，该寺毁于乾隆四十一年。宜喜：金川县境内山名，嘉绒藏语意为“神山”，在庆宁乡境内。达尔图山梁：今金川县沙耳乡沙耳泥村赵家山后边之山梁，位

于乡园艺场之顶。如寨：今金川县庆宁乡团结村。沙尔泥：今金川县沙耳乡沙耳泥村，嘉绒语意为“阳光明亮的地方”或“镜子里面”。冷角寺：今金川县万林乡万里城山梁之林角寺。默格尔、密拉噶拉木几、谷噶丫口、马尼、罗博瓦、喇穆喇穆、默格、色朋普、布达什诺、格鲁瓦角、日尔巴当噶、密拉噶拉木、凯立叶、康萨尔、木思工噶、木思工噶克、噶朗噶、舍图旺卡、昆色尔、拉枯喇嘛寺、喇嘛科尔、兹则大海、额尔替、石真噶，皆为今金川县境内地名，现已无从考证确切地址。甲尔日礞轿：今金川县勒乌乡政府侧桥名，毁于第二次金川之役，现为混凝土公路桥。

2、时间：壬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癸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甲午：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乙未：乾隆四十年（1775年）。丙申仲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夏历二月。

3、人名：索诺木：大金川第五十九代土司，是当时金川地方的最高统治者，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在位期间，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勾结，多次与周边各土司之间发生纷争，招致金川之役的发生。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公元1776年二月）清军将大金川全境扫平，索诺木手捧印信率家族及残部、喇嘛约二千余人在其官寨之一的噶拉依向清定西将军阿桂跪降，阿桂派大将福康安将索诺木、红教喇嘛舍拉思丹增、雍中、泽康槛解到北京，在北京凌迟处死索诺木等人，“金川之役”至此全部结束。

僧格桑；小金川土司，是当时小金川的最高统治者，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在位期间，与小金川土司索诺木勾结，多次与周边各土司之间发生纷争，招致金川之役的发生。终因寡不敌众，于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1772年）和乾隆三十八年九月（1773年）率残部两次逃往大金川，乾隆三十九年被大金川土司索诺木毒死，将其“献尸乞降”，遭清廷拒绝，其尸被埋于逊克宗，首级在战后送到北京。

阿桂：（1717—1797年）字广廷，号云岩，正蓝旗满州人。章佳氏，大学士阿克敦之子，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充军机处章京。二十

九年（1764年）任四川总督，巡边至杂谷脑，于十二月调京授工部尚书。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因处理缅甸入贡事被革职。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随尚书温福征讨金川，署四川提督。温福战死，于三十八年任定西将军，统率征讨金川各军。四十一年二月，平定大小金川，并奏请将两金川改土司制度为流官制度，驻兵屯戍。乾隆皇帝谕以“金川之功，阿桂居首”，历任兵部、礼部、户部、吏部尚书，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死后，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嘉庆皇帝亲临赐奠，谥文成。

明亮：（1736—1822年），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生员出身，历任军职。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参加大小金川战役，受命为副将，因其功勋卓绝，战后图功臣像于紫光阁，居第三位。乾隆四十一年入军机处行走。

丰升额：满洲镶黄旗人，是当年孝庄太皇太后给康熙作儿皇帝时配备的四大辅政大臣之一——遏必隆的儿子。第二次金川之役中，受命为副将，功勋卓绝，碑文记叙“……是役也，丰升额之力居多”。因功封果毅继勇公，并画功臣像于紫光阁。

温福：满洲镶红旗人，乾隆三十六年授定边右副将军，师征金川，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授定边将军，以阿桂、丰升额副之。三十八年春，驻军木果木，遭赞拉降番复叛，扰木果木后路，温福中枪而亡。

4、其它：官寨：土司居住的地方，是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绥靖屯志·卷首》载：“凡土司所居者，番人谓之官寨”^[7]。

健锐火器营：健锐营是清京师禁卫军之一。清第一次金川之役期间，因大金川土司以碉堡攻守战术而使清军久不能胜，乾隆帝为使清军熟悉攻打碉堡之法，从京师八旗兵前锋、护军中挑选一批兵士，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在北京香山设健锐营。（清）魏源在《圣武记》之《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中载：“初上闻金川碉险，因于亦师香山设石碉，造云梯，筒羽林饮飞之士习之，未逾月腹精兵二千，命傅恒统之以行，次年，遂即其地立建锐营，以时训练，有征伐，则皆以此劲旅制胜”^[8]。并把第一次金川之役中俘

获的藏兵和工匠迁入北京，编入营内，“其筑碉者，即金川番兵也”^[9]。

叶：叶韵。南北朝有些学者因按照当时语音读《诗经》，感到许多诗句韵不和谐，便以为作品中某些字须临时该读某音，称为叶韵。

三、与御碑相关的史实

金川县、小金县位于现在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其境内江河纵横，山高林茂，物产丰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该地气候多变，关隘险要，地形复杂，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清朝初年之前，大、小金川实为一家，到清雍正元年（1723年），清王朝为削弱小金川土司势力，新授大金川土司职位，使之借朝廷封号，与小金川抗衡，彼此牵制。史料《年羹尧奏折专辑》上册第二页载：“四川土司多有人众地广之处，理宜分立支派，互相铃束，如大金川土司之土舍莎勒奔（即莎罗奔——作者注）者，曾因出兵羊峒，著有功劳，应请给以安抚司职衔，以分小金川土司之势，小金川实为强横故也”。为削弱小金川土司势力，皇帝准其奏，于当年三月授大金川土司印，其印信字样是“大金川安抚司印”。大、小金川土司领地与周边各土司领地皆是崇山峻岭，沟谷纵横，土司与土司之间无明确划定地界的依据，这为以后土司间争夺地盘埋下了隐患。受封后的大金川土司与周边的小金川、巴底、革布什杂、党坝、绰斯甲等土司互有姻亲关系。但其地物产丰富，气候条件好，人口众多；土司又自认为有出兵西藏、羊峒（今九寨沟县境内）有功，资本雄厚，有皇帝作靠山，对周边各土司持高傲态度，常与各土司间发生纠纷，强横施用暴力。鉴于大金川土司的以上行为，乾隆为“除逆安边”于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1747—1748年）出兵金川，史称“戊辰之役”。

数年后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结成联盟，多次侵扰周边各土司，导致第二次金川之役的发生，史称“辛卯之役”。（清）魏源在《圣武记》之《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中写到：“三十六年，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扎土官，僧格桑亦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我兵往护鄂克什，僧格桑遂与官兵战”。^[10]战后，清王朝为了彰显皇

威，于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在原小金川土司官寨旧址美诺和大金川土司官寨旧址勒乌围、噶喇依各建立史事纪念碑——“御制平定金川勒铭美诺之碑”、“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和“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噶喇依之碑”。“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采用记叙和议论的手法详细描述和阐述了清朝乾隆皇帝派兵围剿大金川土司官寨之一——勒乌围的整个经过。碑文以写实的风格，真实再现了这场战役的场面和风貌，是研究大小金川之役的重要资料。碑文不仅清楚的交待了这场战役的起因、时间、地点、人物，战术，而且还对其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综上所述，我们从碑文和文献资料相互参证，可以看出大、小金川之役在清代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它不只是记叙了这场战役的详细经过，而且还涉及到乾隆帝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牵连到的重要历史人物，为研究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役，大小金川的历史以及重要历史人物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石碑虽已残断，但《绥靖屯志·卷九、（中）》里辑录的温江午桥人胡经德的一首七律诗却能折射出御碑的文化沉积和惜日辉煌。诗曰：“穹碑永奠勒乌围，天语纷纶溯帝徽。为赞武功开巨碣，维勤朴斫见飞翬。字分四译人争诵，势矗重宵众共依。莫羨淮西遗迹美，大金河畔更巍巍”。^[11]隆隆的炮声已经远去，留下这通残断的石碑承载着那段历史和记忆，并向世人细说着它的前世今生。

注释：

[1][4][9]（清）李心衡：《金川琐记》，校注张孝忠、宋友成、蔡仁政、蔡裕隆，卷一，第11页、第20页、第25页，1998年元月版。

[2]（清）李涵元等著《绥靖屯志·卷三》。

[3]《阿坝州志·文物志》（初稿）第197页。

[5]（清）李涵元等著《绥靖屯志·卷九（中）》。

[6]（清）李涵元等著《绥靖屯志·卷八》。

[7]（清）李涵元等著《绥靖屯志·卷首》。

[8][10]雀丹、柯正才、洛桑著《乾隆金川之役》第199页、第200页。

[11]《绥靖屯志·卷九、（中）》。